

骷髏狀的人馬

1. 〈骷髏狀的人馬〉

灰色地帶：一群客人在我面前猶疑
眼神如狐如狼。他們一開口，我迅速抓握住
所有欲求，旋轉我的雙手。我出賣
我的敏捷、微笑與寬容，丟棄我的名字
暫有數小時。我正對著街心，看著烈陽亦或大雨，
藏匿來往人們的心事。
各色的人轉動他們的眼珠子，在我面前，點餐之際
頻頻向我灑落他們的情緒。我成為落雷區
海浪警示區、颶風路徑
然而世界是這樣，對服務的要求是這樣，面對驟變的
危險，我用金絲雀的嗓音回應
討好、偽裝、安撫
我躲在聲音的後面。不停親切地重複直到舌根沙澀
吞吐著這些，過場的語言——或許我是灘地上的招潮蟹？
不斷地過濾些要賴以為生的東西。
不過除了金錢我想不出有別的。這些神聖紙鈔上的人像令我抽搐。
我被小時肢解著，感受著時間的作用力。一小時遍體麟傷的我，
居和一小時完好無損的我，同等賤價
但後者的存在是不允許的。他們是在替我開發自己
你也未免有機會擊碎殼內偷窺。有人說：「不然你為什麼
不去做別的？」這疑問如同一把長槍
提問的人雙眼高高的、沸騰著。他用食指指向我
宛如我是一隻無毛的獅子、一頭沒有看過荒野的熊、
一隻墮了胎的母鹿。充滿野性、卻喪失了該有的適應力
人們就喜歡看上這類的東西，不是嗎？他將慾望
對準我。我沒什麼還擊的方式。
下班前夕，我發現我的皮囊被沒收，藏到貨倉的深處
如今我和我的同事站在台前，腰椎以上殘存一具骷髏（仍理性的運作）
而下半身是馬。比過往活著的時候要快速。我被誰
果斷地賦予旗幟，朝我未明的方向去奔馳
頭一次，我相信太陽絕對在地底下。
我必須挖掘它。在死成為永遠的死之前
在他們還沒意識到我還真正活著

2. 〈柏林的沸點〉

「你是柏林的沸點。」

「只因為我愛的與眾不同？」

「還包含自由、叛逆與任性——」

「憑什麼我能代表這一切，另一個國家的物理現象？為什麼不是臺北？或其他國家，紐約之類的。」

「你無法代表一切。但這符合你造訪過的事實。你不是在那裡，一個大倉庫的派對，找到了七隻天使？」

「我折斷了他們的翅膀。對。我記得。」

「為什麼要那麼做？」

「過分的愛需要陌生去完成。」

「哪裡過分了？哪裡陌生了？」

「從未有人如此深情吻過我。她異國的捲髮令我感傷。我們是如此不同，又如此相似。在舞池轉了七圈後我遇到了七個天使，七個都令人感受到無法擁有的失落。她們在我所碰不及的地方時刻閃耀。於是我趁她們在每一圈背對著我時，折斷他們的翅膀。」

「你把那些翅膀藏到哪裡了？」

「我站在雪地上，試著穿戴，可是全都萎縮、發黑。」

「扔在那裡了？」

「扔在那裡了。可是又不是扔在那裡。有關翅膀的記憶將我從發黑的地方驅趕了出來。」

「你的行動滾沸你。」

「我的行動滾沸我。」

「滾沸之後有什麼？」

「地方並不是絕對。現在我在這裡也看得到天使，甚至不用我上前去追。」

「天使的數量多嗎？」

「數量不是重點，而是能否與我相愛。」

「你在公開的場所裡滾沸？」

「我在公開的場所裡滾沸。唯有那樣天使才得以被榮耀，而不是存在遭到否認。」

「恐懼會消失？」

「還有誤解的代價。世間日日夜夜存在著的東西被說成是虛構的，我該如何想像自己？」

「鏡子堪用嗎？」

「總會有想要砸破找到通道的時候。」

「那要砸碎我了嗎？」

「可以再過一鐘頭。我好久……沒找到這麼談得來的對象。」

3. 〈解渴的時間〉

透明的流動中，我是淤塞的
永遠等待事件的發生，爾後前往下一個
等電梯、等紅綠燈、等前面的車完成迴轉
等電話被接通，等人簽收、等該出現的出現
等待是缺席的重影
太多預期令人沮喪，若假想那些順利的時刻，黃昏前
送完這一車：慾望的膨脹。他人，永遠是他人的，自己的沒能被解決。
「我找不到一個空檔去上廁所。」或者沒地方，被店家
拒絕，更沒時間吃飯、睡覺、打哈哈
我與一百多人見面，不與他們告別，
知道他們的名字，隨即又忘了，在一長串的配送名單中，
那人成為「收件者」：一個地址，一個住所，一個短暫為物品打開的裂縫
而後徹底闔上。我碰觸、觀看、不作聲
因為最好一件貨物只能花費三分鐘。
「什麼是活著的時間？」有時，我幾乎羨慕一個路人
能在我面前慢慢把馬路走完。我感覺到這種羨慕的恐怖
一口菸的時間，都嫌珍貴，卻讓我解渴。
在一棵長停的茄苳底下午睡，聽其他車子呼嘯而過，
讓我解渴。如果時間被允許是大片的，像一張毯子
我希望被裹在裡頭。如果時間被允許是
瀑布的，我會將我的喉嚨埋在裡面。
我的移動屬於我，卻又截然相反。路徑一早
就攤在那裡。我在邊界之內，重複嚼食相仿的風景
重複拉扯著疼痛的肌肉。壞的關節。
每一遇見一個新的收件者，我就踴躍，一次全新的相遇，
腰傷卻提醒我：「你不過是個殘破之人。」
禮貌、寒暄、未知名的內容物，我訓練長了厚繭的皮在傳遞這些時
變得溫順。最好也要能將對我的咆嘯投擲得遠些
扔到時間之外。可能嗎？
當我閉上眼，夢見好多個明天的明天
都是黑夜

4. 〈無敵糖馬〉

我是塑料做的。眼睛、毛皮一體成形
我的孤單是塑料做的。被刮擦的表面夾藏著永遠，
出廠後變得廉價。我是千篇一律
同個模子刻出來的，為了誰的童心而生
一隻手將我圈起，扣在我的脖子和馬背上，讓我四肢僵硬地奔跑
我的奔跑出自於幻想，以及同情。當我粉色的皮膚撞倒了其餘玩偶、積木
我才感覺到莫名的遺失——內裡什麼都沒有
我的任務是何者：堅強地活下去？在誰手心的快樂下毀壞？
我的馬尾巴永遠地飄昂著，永遠地凹折成驚扭的弧度
儘管沒有風，我也沒半點移動，她還是將我放在一片草原上
而這幾乎要撕裂我。我渴望緊閉著雙眼，但我的微笑、
和我的悲傷一體成形。瘋狂地踢也毫無作用
女孩倒是笑了，她說，用她細鈴鐺的聲音：
「無敵糖馬，跑啊！快快跑啊！」

5. 〈恐慌，還是恐慌〉

叉子與鐵碗戰鬥的聲音使人發寒，點餐鈴被按響了三下
服務員還沒有現身。我吞著每個人呼出的一口氣充飢
餐桌上，他人的夢想使我乾渴。總是蓋了張面具在說謊：
鑲了金的明天、被奉為典律的過去。
舉杯這動作在桌巾上產生的重重疊影
讓酒嘗起來更澀
我的感冒是流行性的卻對流行這詞也過敏
不要對我妄下斷言，不要給我診斷
當樹被雷劈的時候，不要和我談幸運
——太過正確的排拒，沒看見嚴厲外的優柔寡斷
像群馬一樣朝黃昏奔馳
「他們有血有肉，我只不過是個握有法槌的亡魂。」
草原擺動的方向永遠未可知，卻永遠不缺乏信仰
希望從誰的屍體上生長
別想要向誰贖回同情
一幅大型油畫，延綿不絕的山景
使我自己覺得佇立於山谷
回音到他人的耳中還有效用嗎？我渴望大喊
卻又害怕被偷渡一切
一切的意義在火口周圍
毀滅還是重生？又誰說狀態可供選擇？
我不是時代底下的產物
我不是被動
我接住許多問句後頭的鉤子，往肩頭裡刺入
這不代表我上鉤了，而是深深思考誰的疑問
即便弄痛我使我無法做夢
我對誰猶有責任 誰就有權窺看我心裡堵塞的血
知道我看過哪隻妖魔、哪隻又決定賣了我
一條長廊上，可以哭泣的時間
比冬季製造雨針的時間要長
那些雨針砸下來 銀光、琥珀光、霓虹光
從天國到人間
恐慌，還是恐慌